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三

正百官上

○書虞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臣若水通曰此舜見諸侯來朝之事也史臣言舜初政之時輯歛五等瑞信以徵五等之諸侯五瑞謂天子始封諸侯所錫之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五等其圭頭斜銳以合符於天子冒圭之刻小大長短廣狹之度以驗其信否者也既盡也盡此正月四方諸侯有至者如四岳爲四方之諸侯

群牧爲九州之牧伯則日日覲見之蓋欲以少接得盡其詢察禮意旣見之後則又須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夫不徒徵之而日日見之然後還其瑞焉見之所以通其意也須之所以新其始也乎上下之情同道德之化聖人所以治天下如此今之布政郡州古之諸侯也

明主欲同天下之化必因其來朝召見詢之然後心志可一而治化可行也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總命群臣之言咨嗟嘆

而告四岳九官十二牧爾二十有二人不可不欽敬爾職以明亮天之事也孔子告哀公問政曰爲政在人夫政由人生者也今觀帝舜之初治拳拳於群臣旣分命之又總告之其丁寧諄復如此成有虞之盛治由此故也

伏望

聖明留心於用人以追唐虞之治幸甚

○皐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陳知人之謨於帝舜也蔡沉曰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

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然則廢人職且不可也而至於廢天工焉可乎

○商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以正臣下之道告成湯也蔡沉曰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臣

謂不但諸侯由諸侯以至於群臣皆當如此則害治者首去而輔治者安而治可幾矣舜誅四凶命十六相天下無爲而治可見爲治之道非有他惟進賢退不肖爾然則賢愚同混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惟

聖明留意焉

○周書洪範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言造就群臣之道也人有位之人也有能有爲謂有才幹者羞進也昌盛也正人者在官之人也富

祿之也穀善也有能有爲者不進於行則德不勝才非吉士也故必使之進其行焉行者德之實事才之本也如此不惟有以擴充其才且有德以將之不至恃才妄作矣由是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有不昌盛矣乎夫在官之人有祿可仰斯可責其爲善而羞行也否則雖欲進行其可得乎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廸六卿之言也六卿者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屬者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倡亦率也九

牧者九州之牧伯也阜厚也成化也言六卿各分其職不相侵奪各倡其屬勤供職事以爲九牧之倡政以治明教化洽使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夫朝廷百官乃萬邦之表率也百官正則萬邦正矣萬邦正則兆民安矣然欲正百官者又在人君正心始也

詩小雅巧言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臣若水通曰此詩乃大夫傷讒之所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

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旣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惡之如怒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喜之如祉則亂庶幾遄已矣若夫忠讒莫辨善惡不分則百官何由而正哉人主欲正百官必明善惡之歸鑒忠讒之別在正其一心而已正其心在正其喜怒而已喜怒者發於君心一人最易於窺伺一或不正則讒邪得入亂之所由生也百官安得正乎

○禮記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
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
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
伯
臣若水通曰屬連卒州以大小異其名皆聚
之意也長帥正伯亦以大小而異其官也凡
此皆因賢侯爲之統於外者也二伯統於内
者也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者也陳澔曰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
爲天下之伯也内外相承而體統立矣
○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臣君水道曰三公師保傅也象三光也取數於陽也卿大夫元士之數三倍之也所以備陽道之用也次國二卿命於天子殺於大國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殺於次國也卿大夫士之數皆奇也取數於陽也佐其君以陽道治人者也生育之義也

⑦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

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臣若水通曰制三公三公命服之制也卷與衮同有降龍無升龍也有加則賜者三公若加一命與王者之後同故賜衮也不過九命者孔頴達曰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着衮冕九旒服九章也加賜制特數也不過九示定制也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鷩冕也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

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也是故制其命數而官爵之禮著矣

○坊記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畔者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家富卿大夫之富也夫名分者人君所以御臣之柄是故大夫而僭卿則卿可僭諸侯諸侯可僭天王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古之明王聖帝防微於其漸故服采以章之爵位以辨之名分正則百官正而天下定矣於乎寵祿之過其分而弗致三家

六卿之黨者臣未之聞也可不懼哉

○表記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臣若水通曰邇臣近君者也故欲其守和蓋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過而爲亢是故知剛知柔納約自牖者可以語守和之道矣宰者太宰之官掌建邦之六典故以正百官使不越其分不曠其職而百官正矣大臣二伯六卿也爵位既重故慮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不容已矣邇臣太宰大臣各脩其職此朝廷所以無不正之官乎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臣若水通曰擾猶馴也統猶會也詰猶禁也任猶使也生猶養也天官冢宰之職統百官是故大司徒以下之官於此亦正焉。宰建立六者典常之法以佐王之治冢宰掌邦治

故一曰治典其曰經曰治曰紀皆其職也司
徒掌邦教故二曰教典其曰安曰教曰擾皆
其職也宗伯掌邦禮故三曰禮典司馬掌邦
政故四曰政典司寇掌邦禁故五曰刑典司
空掌邦事故六曰事典其曰和邦國以下
曰統曰諧也曰平曰正曰均也曰詰曰刑曰
糾也曰富曰任曰生也皆各以其職也是故
六典舉而六官正矣
○天官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
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
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

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臣若水通曰府者百官所居也糾察也弊斷也官屬者六官各有屬也屬各六十故以舉邦治也官職者六官各有職也職各有別故以辨邦治也官聯者衆官共舉之而後事得會合故曰會也官常者非連事通職而各自聽治之故曰聽也官成者官有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治也官法者當職所主之法度將此以正邦之政治也官刑者官中之刑也官計者平治官府之計也是故八灋脩而百官無不正矣

臣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
曰祿以馭其富三曰　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
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　曰奪以馭其貧七曰
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者當審其馭之之法無
法以馭之則亂亂則廢事隳矣是故有爵以
貴之有祿以富之有予以幸之有置以行之
有生以福之有奪以貧之有廢以罪之有誅
以過之八者之柄操而後群臣之職正故書
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故爲人主臨莅百
官之上在攬其威福予奪之柄而後可

○天官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臣若水通曰敘秩次乃一尊一卑之不容紊者也其曰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者何哉蓋位有貴賤治有大小事有先後食有多寡會有詳畧情有好惡其分之殊誠不容以弗辨者也以此六敘而正之則莫不一於正矣其於董正治官何難之有哉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

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臣若水通曰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者也旅賁掌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貳副也陪重也奔走使令也夫自天子以至百官尊卑之分森若堂陛然是故有虎賁之臣有旅賁之士有貳車之御有陪乘之徒上下有章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文武周公之道不衰周宮之法行則楚公子圍以大夫而干諸侯之服者罪不容誅矣

○漢順帝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

禄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臣若水通曰激濁揚清人主所以振肅百僚也順帝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懲貪可謂知務矣張綱獨埋輪於都亭慨然有芟鋤罪魁

之志遂劾梁冀之惡夫冀無忌憚甚至殺賢
臣弑幼君釋此不問惡在其爲激濁揚清振
肅百僚也哉
○漢桓帝延熹二年以大司農黃瓊爲大尉是時
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
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
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
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臣若水通曰人之恒情必有所懲而後有所
勸故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夫正百官者在

愼勤懲而已黃瓊首居公位力去奸貪而海
内翕然范滂案察冀州有志澄清贓吏解去
肅僚貞度君子於二臣有取焉

○晉武帝太康五年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
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
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
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
聖朝耻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取士惟賢惟能成周取士
鄉舉里選是以官必稱任士無倖進風動咸
寧此其由也自後漢立四科去古未遠魏承

漢魏立中正之官定九品之制用人之法始弊矣晉踵其失是以官無純德朝多弊政此劉毅所以懇切爲晉武言也惜乎晉武非大有爲之君不能更張以新治化遷延不振晉因以亡後之有天下者宜可以鑒矣至於身言書判之法立年格詩賦之制與上既以言而求人下皆以言而進用是以凡庸者或得以伸於上純德者或反以屈於下遂使賢能之典舉選之制不見於後世矣嗚呼惜哉

○晉武帝太康十年劉頌上疏曰古者六卿分職家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

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
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
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公孤之任論道燮理弘化
寅亮六卿分職率屬阜成兆民未嘗以相侵
奪也後世宰輔下侵衆職此百官之所以不
正而作威作福之禍興也劉頌之言豈不信
哉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慎
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
掌文案文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

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于耳目哉

臣若水通曰上下大小體統不紊而後百官得其正故君擇相相擇六曹六曹統監司監司統庶僚如綱之有紀故得一正人則用無非正人百官正而萬事理矣徐邈之言可謂知要哉

○晉懷帝永嘉二年成尚書令楊褒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

臣若水通曰設官所以爲民設爵所以待官

也故重其爵所以重其官也重其官所以重其民也自輸粟拜爵之制啓而爵始輕爵輕而官不重何以望其有以澤乎民哉故上進之以義則下之進也以義故百官正下懷義以報其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進之以利則下之進也以利故百官不正下以利而事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梁武帝天監元年癸酉詔公車府立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以功勞才器寃沉莫達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

召見於前最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内史左戶侍郎劉鬷爲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漑彥之曾孫也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爲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爲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臣若水通曰正萬民必本於正百官正百官必本於正朝廷而正朝廷正其心始也夫正心者聖學之要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梁武帝立謗木肺石通下情也詳於擇守知先務也通下情急先務宜乎百官正而萬民正

矣然而不免海内之亂者何哉武帝好尚佛
教心術之邪故也人君其慎於擇術哉
○魏太師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
改流外品爲九秩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魏以九
命設官其爵禄之差等辨矣然居之者人也
辨其官而不辨其人則高墉之隼鼫鼠之蓋
其召亂必矣故以德而定爵以能而授官則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豈非天下有道之隆邪
操用舍之權者慎之哉
○隋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上書曰士大夫矜伐

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臣若水通曰書曰爾惟風下民爲草故正民者先正百官也又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故欲正百官者先正君身也李諤欲抑干進勵廉恥可謂救時之弊矣然徒欲正其末而不知先正其本未見其能正也已是故人君欲知正百官之道者則盍反其本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三　終

正百官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内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将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宫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将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

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若水通曰所謂正百官者非特具其位也正其人也唐之設官内外文武名位無備矣而治不古若者豈其名職之咎邪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其人而官之猶無官也不慎於擇人而詳於設官未見其能治者也故漢有良吏之稱唐則無之唐有藩鎮之禍漢則無之官其可以徒設邪今天下之官大宰取法周官可謂具備矣求其人以充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如周之取人者惟君相在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初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顔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若水通曰在易之比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之立君以主之而已非欲其有之也主之而同其利天下之公也有

之而專其利一人之私也堯舜以來封建尚矣至秦乃不然豈秦法可行而堯舜之道不可行乎有天下者自私焉爾矣若太宗者英明出類而有志乎封建之事卒不果行何哉傳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太宗蓋未有誠敬以爲之本爾故魏徵李百藥迎其意長孫無忌諸人避其嫌可以見之矣我

國家創制立法上倣成周下參時宜分封同姓親疎有差省郡雜處師古之論於今行之矣

○唐太宗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

言外官卑品猶未得俸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寖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臣若水通曰士之入官則不可並耕而食矣是故祿以代其耕也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古之制也唐有官而無祿豈設官之道邪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上之勸之者未至而欲士之不貪豈可得乎故祿以養其廉恥之心也廉恥興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之治無難矣

○唐睿宗景雲二年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

鄜涇秦益巂遂荆岐通梁襄楊安閬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臣若水通曰百僚糾察則善有勸惡有懲而百官正矣都督擅權自恣豈無作好作惡偏黨之私者哉或用非其人則百官由是而反側矣向非李盧之言改置十道按察使則唐

之禍亂豈小哉後之正百官者其尚慎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
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臣若水通曰太宗嘗謂縣令尤爲親民擇之
惟慎玄宗猶精是選一時縣令必非庸材矣
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復作令長新戒以賜
之其崇重如此可謂克繩祖武矣孰不洗心
竭力以副德意哉
○唐代宗大曆元年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曰郎
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
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

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

臣若水通曰御史朝廷之耳目而使論事先白宰相是借其耳目於人矣耳目之官得其正乎如是而望其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以通天下之壅蔽亦難矣此頴眞卿所以盡忠於代宗而召元載之謗爲人君者豈可自掩耳目以成孤立之勢哉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閏十二月壬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内臣外事職分各

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岀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之分在乎謹内外之防而已成周之制王與公卿大夫士聽外政后與妃嬪夫人聽内政宦者内政之屬也自秦而後古制漸失至於知驛之官唐初猶以御史二人爲之舊制也至是乃以宦官代焉是又時事之一變矣防微杜漸之戒可苟也哉裴璘諫之而憲宗不聽惜夫

○唐文宗太和五年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

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温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隳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臣若水通曰文宗罪宗正之曠官止於罰俸以有司之職分代於宦官名實謬戾百官不正矣史言其優游不斷之弊爲害豈小也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

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

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臣若水通曰守令之職最爲親民故民之休戚繫於守令守令之賢否繫於按察使按察

使得其人以自擇其守守得其人以自擇其令則百官正而膏澤及於民矣歐陽脩等請立按察使并其選之之法可謂善矣雖然選按察使者責在冢宰選冢宰者責在君君心不正則任冢宰非其人冢宰非其人則按察使不得其人按察使不得其人則守不得其人守不得其人則令不得其人而萬民受其殃矣人君之於官人可不慎其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始定選人階官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

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分錯莫甚於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録爲通仕郎知令録爲登仕郎判官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脩職將仕爲廸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正其名將以責其實也如帶

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名實乖戾何以責成鄧洵武之言其亦足以正一時之曠官矣人君有志於治者其毋以因循苟且爲安當以維新復古爲重哉

○宋孝宗淳熙二年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致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

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
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臣若水通曰朋論一啓則是非異同善惡交
易百官不可得而正矣孝宗以朋黨之病在
於主聽不明其得正百官之要乎然不知主
聽不明之病又安在哉蓋治病者貴拔其根
根不拔而徒治其標未見其能去病也主聽
不明之病在正心之學未純孝宗能知此則
是非昭明而百官正矣柰何此學不講邪人
得以指正人為邪僞學之名起而真儒去矣
豈非病根之未除乎

○元仁宗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輙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勑慱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臣若水通曰仁宗以國史院係萬世公論重於御史臺故隆秩而愼選之是矣誠使得德行道藝之士而居之則以其公是公非是非乎天下而天下以勸以懲能使天下勸且懲則世道有賴焉矣其任豈不重也乎若夫徒

取文藝小技之流以當之亦豈足以爲重哉
○賈誼新書曰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臣若水通曰加者居其上之謂公卿大夫士輔內治以施外公侯伯子男布外治以承內內外之間官師小吏承德意以致之民內外大小相承而體統不紊則百官正矣此天子之所以爲至尊也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

化聖人雖有萬全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者也故王者立三公九卿各有所統公統卿
卿統大夫大夫統元士皆以爲德爲民也是
故百官得其正則上下理百官不得其正則
上下亂可不重哉

○宋儒程顥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
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
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臣若水通曰正庶官者在感之以誠而畏之以威也故監司之於州縣兩忘其伺察掩蔽之私感之以誠則上下相孚畏之以威則貪頑激勵賢者孚心中人勵行則百官正矣

○程頤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繫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外分以言禮非禮也外禮以言分非分也夫以上下倒行而逆施之百官且不正矣況望其禮樂之興哉是故正百官以圖治者自正名分焉始矣程頤之言真爲治者之龜鑑哉

○國朝乙巳六月以儒士勝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皇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合見其人所爲非是不相與救正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且盡心所事勿爲苟容苟事有差謬皆是爲己之累辟之良玉一有瑕

庇郎爲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矣要在輸忠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日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辟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壙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語爾等

臣若水通曰人臣以正自處則能以正事人是能正厥官矣

皇祖之以諭勝縠者其此之謂乎人臣以謹自守則能以謹輸忠是能盡其職矣

皇祖之訓諭揚訓文其此之謂乎雖然人臣固當正
已以事君而人君尤當正已以率臣君心一
正則群臣莫敢不一於正矣
皇祖之訓所以正已以正百官者惟
聖明念之哉
○洪武十三年正月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
間圖任大臣期於輔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
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朝廷之紀綱豈意姦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
不軌之心肆姦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

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諸隄防之將決烈
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姦皆就
殄殲朕今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官之制
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
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
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
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
聖裁實爲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愚臣以爲宜設三公府
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
其大政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

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姦

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之治天下在於端大本正

大體攬大權而已也我

皇祖鑒姦臣之弊收下移之權乃革中書省陞六

部以分理機務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

雖有內閣以總百官庶務而裁決實由於上

此大本所以立大體所以正也其法制至精

至備此所以為億萬年之規而享久安長治

之福也歟

○洪武三十年正月己卯陞翰林院脩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彛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且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勿負朕擢用之意

臣若水通曰孟子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況翰林近臣也將膺台鼎燮調之任君德之得失治道之興廢

繫焉誠不可非其人也苟得賢德之士以充
其任則能正身輔德以致主於王道凡國家
政治之是非生民之利病皆舉矣若唐陸
贄諸人居翰林之任雖其正言讜論不能無
補於當時然君則未志於仁亦豈能盡其職
哉
皇祖訓迪侍讀侍講之官如此其董正庶官之道
至矣
○洪武禮制一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團
領衫束帶爲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
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

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

臣若水通曰古者服飾車旗之辨尊卑貴賤

之所由分也我

聖祖創制立法必致謹乎此其所以辨尊卑之分

而正百官之等者皆在是矣

○諸司職掌凡文武百官出入朝門各照品級第

加遜敬如一品以下官遇公侯駙馬加敬禮立

則旁立行則從後三品四品官遇一品官加遜

禮行立俱從後五品以下官倣此俱不許攙越

失儀如有宣召不在此限

臣若水通曰朝廷莫如爵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

聖祖制朝儀凡百官出入朝門各照品級相遜所謂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濟濟相讓而國無不治矣其有道之氣象豈不宛然可見乎

○諸司職掌監察御史職專糾劾凡文武大臣果係姦邪小人構黨作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

聖澤不宣災異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

○諸司職掌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闒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其外有司擾害

良善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害體訪得實且奏提問

○憲綱風憲任綱紀之重爲耳目之司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須明著年月指陳實跡明白具奏若係機密重事實封

御前開拆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司所以肅百僚貞百度其任重矣然欲正其官者當正其本是故大臣百官之本朝廷四方之本正之在風憲而

已風憲之人必公恕存心然後可也蓋公則明而不枉恕則慎而不濫正直忠厚兼備矣

聖祖謨訓其風憲之矩範歟

○憲綱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亦不許挾私妄奏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得其正則百官皆得其正矣所謂正者公而無私也苟爲不公過則爲作威以削不及則容隱不振不惟無以正人亦且不能正已矣書曰位不期驕祿不

期修此之謂也
聖祖之制勉之以秉公戒之以徇私可謂至中至正也是宜治官董正而奕世永昌也乎
○憲綱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但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姦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應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煙瘴地面安置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於舉善去惡而已矣惡不去不足以為懲善不舉不足以為勸故去一惡而千萬人懼舉一善而千萬人慕

故懲惡勸善之典行而百官正矣雖然昔姚崇請擇十使朱熹曰本源之地在朝廷二者惟

明主圖之

○禮儀定式凡房舍服色傘盖器皿床榻鞍轡弓矢各照品級遵用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並不許雕刻龍鳳紋并玄黃紫色金飾硃漆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正在名器而已故降殺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氏傳曰辨等威異物采皆納民於軌物語謂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

所自來也觀於

聖制則與孔子正名謹器之意脗合矣晉文之請隧于奚之請繁纓奚有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四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五

正萬民上

○易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臣若水通曰此履卦大象之詞也乾爲天兌爲澤履卦上乾而下兌故天在上澤居下上下尊卑理之正也所謂履也人之所履莫大乎禮故爲履君子觀此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者所以一民志於德者也蓋民之心志同得此理然情蕩而慾鑿故有不定若上下之禮既辯則禮有以制其心而人心之本體以復

無將迎而動靜皆定矣故正萬民之道莫大於禮有君民之任者所當深念焉

○蠱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若水通曰此蠱卦大象之詞艮爲山巽爲風蠱上艮下巽故爲山下有風之象山下有風山之木以風而摧故其象爲蠱也君子體蠱之象而治天下之蠱者當振民以育其德也蓋德者人所同得之理也人惟不知脩德而風俗弊壞此蠱之極也治蠱之道無他鼓舞作興使人皆察識其德之真而復其本然者而已爾天下皆知脩德風俗美而至治臻

矣蠱之元亨其以此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若水通曰此噬嗑卦大象之詞也嗑者合也噬者嚙也上初皆剛爻中三柔爻其間又有九四一剛爻梗於其中必噬嚙之然後可合故爲噬嗑欲噬嗑之者必在於刑法以去其梗化之人然非明威則無以用其刑法也雷取其威電取其明雷者震也電者離也上離明下震威而後可以用刑法而噬嗑矣夫法者垂世立教之典也明罰以勑之者懼其法之易墮也盖法不立則任情以遂其私罰

不明則玩法而不知守故約之以法而歸於
道懲之以罰而振其法使人皆知循法而行
則罰不必用也罰也者待夫犯法者之奸慝
也民無有犯則正矣先王正民之道豈有加
於此哉

○繫辭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
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
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威謂刑罰也校木械也趾足也
屨校滅趾者以木械屨之於趾而傷其趾也
仁義人之本心也不仁不義其可耻而畏甚

矣小人無惻隱羞惡之心故不恥不畏則無所用恥無復可畏矣然趨利避害小人本心之明也故苟爲仁義而利焉則勸矣苟爲不仁義而威焉則懲矣上之於民豈能盡以利道之哉必初九爲用刑之始加於民者故屨之以校而滅其趾薄刑於下將以禁於爲惡之初是小有所懲使民大有所畏而不爲不善則有處仁遷義之機矣其爲福孰大於是

傳曰君子以義正萬民其刑法之謂乎

○書商書盤庚汞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告庶民之言也恤憂也絶遠不相聯屬也猷圖也相從相與也設立也言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無相絶遠而上下之心志不相聯屬然後可也汝當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然必各存中正之心而後可以分猷念以相從不然則心不中正各執已見之偏安能從人乎

○周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臣若水通曰此洪範皇極之疇也皇君也建

立也極者至極之義無過不及之名即天理
是也言人君當體天理之純盡人倫之至語
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
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
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
兄弟者於此取則焉則極建矣然此極乃人
之福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人君集之於身則
爲己福用敷極於民則爲錫民以福當時之
民亦皆觀感而化於親義序別信之理與君
保守其極而不敢失墜也夫皇極君民所以
相與者如此無非一心之感應爾仰惟

皇上居皇極之位當日臻聖學以純其心以盡天
理人倫之至極立而天下化之所謂君正莫
不正矣
○君陳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若
順也政者紀綱法度訓者命令告誡言殷民
有不順汝之政不化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
期無刑刑必當刑乃可以爲戒所謂刑一人
而千萬人懼也必如此而刑則可以止刑矣
然後可以刑之也夫情僞微曖天下至難辯

者莫刑獄若也非秉至公至明之心者其孰
能與於此

○畢命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
也有升降猶言有隆有汚也世道有隆汚人
事氣運之變遷也政由俗革因世道之隆汚
而爲吾綱紀法度之施也如周公之時殷民
方洶洶不靖不得不尚嚴以謹毖之至君陳
時民漸式化不得不用寛和是也畢公之時
已非周公君陳之時蓋殷民有化而爲善者
矣善之可也不善厥善民將何所勸乎夫有

善不賞有惡不罰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豈惟殷民然哉人君欲正天下之民者必致慎乎賞罰之際可焉

○詩國風鳲鳩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儀足以正四國也言鳲鳩之在桑其子則在棘矣善人君子其儀則不忒而可以正四國矣蓋人君者四國之所取正者也故欲正四國之民者在不忒其儀也大學引此詩而言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人

君欲正萬民在先正其倫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儀法立焉所謂其儀不忒矣由是四國之民得於觀感而興起者莫不一出於正而罔有邪慝之風焉故君子正己而物正書曰表正萬邦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意也後之爲人上者徒欲正民不先正己而人倫之間慚德多矣顧乃欲以聲音笑貌矯民於正是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曰欲正萬民在正儀表欲正儀表在正一心以爲正天下之大本焉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臣若水通曰書肆大眚譏失刑也肆者縱也大眚者大罪也夫刑罰之設所以禁奸懲惡使人易避而難犯也書曰眚災肆赦蓋謂過誤者爾若大罪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呂刑有五刑五罰之赦以其有疑也大眚果有疑乎周官有三宥三赦之法以其有故也大眚果有故乎無疑無故肆爲輕貸之典則惡不懲而善不勸將何以正民乎

〇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臣若水通曰詩之所咏民風寓焉中正則其風美矣淫蕩則其俗惡矣故以是觀民風也物賈之貴賤係民之好惡好貨則用物貴矣好侈則玩物貴矣故以是觀民情也以二者而觀之志淫蕩則其好必辟矣是故觀詩觀賈而其俗可知也知其俗而其教可立也

○王制曰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臣若水通曰此先王巡狩之典所以大一統於天下者也時謂春夏秋冬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仲呂林鍾太呂夾鍾南呂應鍾是也禮者五禮樂者六樂制度者權衡丈尺之類衣服者上衣下裳之制也盖禮制不定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道德不一而民志且不定矣合之天下一統而民風土俗或有因地而異者矣觀風之臣所以代

天子巡狩布王化而一之也其亦有能以耳目之見聞而達之

宸聰者乎

○内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臣若水通曰書曰

也者固兆民之所自有也而曰后王命冢宰以降之何也盖百姓有日用而不知其裁成輔相固有待夫君相之教矣是上帝之降衷降於有生之始也后王之降德降於有生之後也君相也上帝也因民性之所以正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臣若水通曰禮者分而已矣夫富貴貧賤匪分以定之大亂之道也是故聖王爲之井田

以養其生爲之服采以章其等爲之黨序庠
校以養其德夫然故富焉而有制貧焉而有
資分定而弗約弗驕弗盜以亂也夏商周運
祚靈長者豈不由於此哉嗚呼自井田一壞
而亂源始啓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
錐之地其不驕而亂則約而盜爾烏望其民
德之正哉

○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
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
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臣若水通曰聖王之坊民也至矣故化之不

足則以禮坊之所以制其心也禮之所不足則以法坊之所以禁其奸也法之所不足則以命坊之所以安其義也是故三坊立而民俗正矣

○周禮天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周以建子爲正正月則子月也子月一陽生於地中氣始温和歲功將興而王法之所當行矣於是頒布六典以下之事於天下然布之以言不

若示之以象尤爲著明易曉也故又以治法
畫之爲象縣于雉門之兩觀以示夫民必至
一旬乃已吁此民之所以易於治也既頒之
以典則而又示之於象魏則民德其有不正
民俗其有不正乎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
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臣若水通曰使之者何各立其長而教令使
之也相保者保其不爲非也相受者宅舍容
其寄託也相葬者助益喪禮也相救者救恤

凶禍也相賙者有給足其禮物也相賓者賓興其賢者也自比至鄉其人漸多故其責漸大各從其重者言之互見爾其實比閭族黨州鄉每處數者兼備非謂比則保而不受閭則受而不保也是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行而萬民各得其正矣

○地官州長各掌其州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臣若水通曰州長所掌教治政令之法卽所謂三物八刑之屬也讀法讀此而已夫一州必有才德兼備之士卽所謂德行道藝者也因有以致而勸之所以作興之也一州未必無不率教化之人卽所謂過惡者也因有以糾而戒之以禁厲其餘以至春祈秋報歲時之祭祀則以此時不惟令之以讀法又令之以習射使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以養其正而禁其邪也先王正萬民之道可謂至矣備矣

○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
物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政也訓方氏夏官之
屬掌訓正萬民者也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
善政於民也上下之志君臣之善念也四方
之傳道傳說往古之善事者也一歲之始布
爲敎言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則四方之
民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矣又於新
物之出陳而觀之以察其民之好惡即王制
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者也
夫然則所以正民情正民志正民風俗之道

莫備於是矣爲人君者可以不法乎

○論語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欲爲治者知化民之本不可徒恃其末也齊一也格至也蓋德與禮乃所謂本德禮皆天理也自其得於心而言則謂之德自其見於事理而言則謂之禮人心同有此理特蔽於欲溺於習而爲不善爾爲人上者能以人治人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行因其所同然者而感觸之良心未有不勃然而興起者感化之效至於耻其不善而且有以至於善去不善以至於善則

民皆歸於正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言正民之道在於自正其道也君子不求於邪道之息而求於正道之興爾經常也君子但明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使之復大明於世則庶民同此心同此理者皆勃然興起其同然者矣如此則邪僻不善之說自不能容夫邪正　不容並立者也世衰道微邪說並起以爲吾道害要之

大經之不正故也歐陽脩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意亦如此如今之世異端末學足以妨道者豈少哉司世道者尚求端本澄源之道焉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臣若水通曰茂勉也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鄣壅也鄉方也示之以好惡鄉方也文禮法也保守也滋益也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謀

父之言蓋本諸此乎夫民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故利用阜財所以厚生而正其德也夫然後民知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也爲萬民之主者可不求諸

○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

臣若水通曰王謂來王事天子也歲聘以脩業間朝以謀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國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畢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

以正爵次序尊卑之義其間朝會之間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立禮以正之群牧師長講會以訓師之所以正民也是故朝會之典各有常期故天子郊則諸侯會焉諸侯祀則鄉大夫佐焉講會以正班爵訓道以制財用故怠荒之心無自而生也爲國以禮豈虛語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

臣若水通曰墝确爲瘠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者少也善心生故向義也夫善惡之幾思與忘而已矣故天之欲成是人也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思而已故能嚮義而知方焉公父文伯之母斯言誠萬世治民之良法也君天下者其可不求諸

○晉語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

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臣若水通曰敬仲夷吾字疾病也懷心也從心所畏如水流行民之下行也見懷思威者見可懷則思可畏民之中行也能畏上乃能威下能威民故在人上也弗畏有刑者不畏威則有刑罪也去威遠言徒知可懷而不知思威故相去之遠爲下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曰罪也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曰從中也

夫聖人之治萬民也仁以育之義以正之故德以化之其仁乎刑以威之其義乎是故使

民畏其刑而慕其德禁其欲心而動其畏敬
民不縱欲則不溺於懷民知敬義則必知畏
矣管敬仲謂民之上者必畏威民之下者必
從懷至於其中則見懷思威也君子之居民
上可不觀民以自考邪
○晉語范文子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
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
臣若水通曰刑其民謂以刑正其民成平也
天地生萬物而成之以秋聖人正萬民而治
之以刑故武也者刑之大者也苟內治不平
豈能振武於外故聖人必明刑弼教於其國

然後國無不和無不威而武斯振矣治天下者當以正民爲先

○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用以待時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

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而脫衣就功首戴苧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臣若水通曰萃集州聚也物事也權平也賴贏也槍椿也芟大鎌也所以芟草也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也背曰負肩曰擔荷揭也襏襫蓑薛衣也莱或作萌萌竹萌之皮

所以爲竝也瞻近也夫先王之處民也士農工商各有其地所以專其業也地壹則事專事專則業專業專則志定矣民志定則天下治矣齊桓師管子之言猶足以成霸圖況明君聖主本之以誠而化之以道者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五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六

正萬民下

○漢高帝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爾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臣若水通曰秦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暴虐之政使民無所措手足爾高祖入關之初而遂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其庶幾仁以育之義以正之者矣此漢之所以興乎史氏揭而書之蓋其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亦庶幾秋殺之中而寓春生之仁矣

○漢文帝六年冬十月梁太傅賈誼上疏其畧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

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一日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言風俗者起於上而成於下者也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秦因商君以其慘刻之心務功利之政風俗薄惡至文帝之世其俗尚在宣平有更化善治之君也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本則在於君相而已有天下者當正其所好尚好尚正而民心正民心正而天下之風俗正矣

○漢光武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内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法不衷愚民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臣若水通曰仁育義正古昔聖王所以治民之要道也故天之道非春不生非秋不成故

有肅殺所以成其生長之功也元哀二帝法
弛而輕縱是失其所以正萬民之道矣及民
易犯刑罰何以異設水於前而使之易玩而
溺之死也哉梁統之論救正其弊光武不能
嘉納其言而用之東漢之治所以不能追三
代之隆也然則光武其亦中才之主也哉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詔舉獨行之士涿郡
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
政論其辭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
平之粱肉也山陽仲長統見其書歎曰凡爲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臣若水通曰子產惠人也亦鑄刑書水火之喻切矣崔寔立政論於漢梁肉藥石之喻得救時正民之道君子有取焉孟子曰以生道殺民其此之謂乎然則人主盍亦酌剛柔之中哉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

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六十已上聽一
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
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甲戌初立黨
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
願旣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臣若水通曰三長旣立萬民表正上有經費
下無侵害壯有復夫窮有送養而民俗厚矣
李冲之言豈非經國要務哉

○隋文帝開皇九年二月丙申制五百家爲鄉置
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臣若水通曰鄉正里長卽古鄉大夫里宰之

遺意也然以正以長爲名豈非欲其以公正之德而長之教之親睦戒之刑法以同歸於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之化哉後世失其意而徒以追租之隳突獄訟之交攻爲務豈立正長之法固如是哉

○唐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臣若水通曰古者閭胥書其德族師書其行則民不敢爲惡而勉於爲善大中正之設雖自唐而用之品量人物則亦古之遺意也夫

以中正爲名必其人果足以當之可也不然不中不正未有不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矣故以中正而察人則易而得其中正之人則難得其人則足以中人之不中正人之不正矣

○賈誼新書曰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臣若水通曰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又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義刑罰皆所以正
萬民而不可偏廢者也苟禮義不施而惟刑
罰之滋焉祗見民未正而天下之亂成矣今
夫天道之大也四時之運也徒以秋殺而無
春生之仁則萬物其不澌盡而磨滅者幾希
矣故爲君者德刑兼濟仁義並行陽舒陰慘
體天之道夫然後中和致而天地之祥應矣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
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
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化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程頤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由是言之文武並用人君中正之道也君天下者可不知所審哉

○劉向曰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民心之不正者風俗之不同也風俗之不同者道德之不一也百方之事雖有萬變所不能變者此心此德爾聖君臨御於上而所以一天下者皆本之身心之正

焉則風行草偃自不容已者矣是故人君之正萬民盡求所以一之者哉

○劉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之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一心爾堯舜此心也堯舜之民亦此心也禹此心也禹之民亦此心也故禹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民之心堯舜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心堯舜

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以得其同然者也
非謂本無是而求於堯舜也禹之民各自以
爲心是失其所同然者爾仰惟
皇上秉堯舜禹之資其心即堯舜禹之心矣斯民
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百姓之心
者獨非堯舜之民之心乎顧躬行以率之者
何如爾詩曰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取如携
携無曰益牖民孔易言致同也開聰明擴良
知是已蓋凡民自有之矣開之擴之如呼夢
而使寤喚醉者而使醒我但能覺之而已
非外與之以寤與醒也顧不易哉苟體認擴

文大禹泣罪之心則

皇上之心即堯舜禹之心而今天下之民亦莫不

以

皇上之心爲心矣孰謂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

也

○周敦頤通書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臣若水通曰夫民非仁不育非義不正育之

也者生之也正之也者成之也苟生矣而不正之以義則欲動情勝相攻賊滅不可得而成矣奚其正故仁育義正而後君道成春生秋殺而後天德成闕一則偏廢匪順匪化何以成聖人天地之神哉故君民之道在仁義並行矣

○程顥曰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臣若水通曰明刑所以期于無刑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息訟之道也明道勿聽之說盖一時救弊之言爾何則君子之爲政也端本尚矣乃若訟生於前苟無說以開明之則亦迷而不悟而已何以動其自責自咎之念哉臣故曰一時救弊之言爲不端本者設也

○邵雍曰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

臣若水通曰上者下之倡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下民之邪正在上所以感之者何如爾然則後之人君世主欲正天下之民者可不正其好惡以端其本哉經曰表正萬邦是在躬身而已矣

○蔡沈洪範內篇曰制人爲九行

臣若水通曰制別也九行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九行人所固有皆一理也聖人別而制之所以示人以德行之實也正民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國朝吳元年

皇祖命中書省定官民各合服色等第諭廷臣曰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莫先於正名分正名分莫先於定服器胡元以夷亂華是以名分不正風俗不美奢侈相承貴賤無等閭里之民服食宮室與公卿無異僭禮敗度莫此爲

甚矣哉

皇祖明大義於天下頓革夷習乃命 中書定服舍
器用之制明立禁條以正名分 使萬民歸正
還古帝王之道昔武王滅商乃 反商政政由
舊哉
皇祖之謂乎
○洪武元年
聖祖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 天下制曰惟
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
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
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

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
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
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
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頒律令於天下諭民之詔也書曰刑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故律令行則民德協中而無不
正矣我
太祖之臨御臣庶必先立律令以正之其義之盡
而仁之至矣

○太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
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
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
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
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
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若水通曰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故刑

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此
聖祖承胡元之亂既以法外加刑於奸頑之人矣
其所謂用重典者乎至是復戒
子孫止守律與
大誥而禁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其所謂用中典
者乎世輕世重與時宜之得先王制百姓于
刑之中之道矣正民之義何以加此雖然世
平法玩久則委靡人尚姑息法就廢弛如久
病之人氣息奄奄隨世輕重當思所以振
作之術乎此又推
言外之意也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
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
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
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
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
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
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中而已矣剛柔強弱
中焉而已矣所以能中者心而已矣三吾所

謂德化於南威制於北不知民心中正之理
矣
皇祖諭以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其眞識本心而得
帝王心學之傳者乎人君苟明諸心而得中
正之理則至中有以救天下之邪至正有以
一天下之動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強弗友剛
克爕友柔克可以持三德之用正萬民之偏
矣
○大明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錦繡許用
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
餘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

珀靴不得製造花様金線粧餙

臣若水通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以名分之不明名分之不明以僭侈之無禁古之時農工商賈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上下之分明矣後世僭侈之風日盛庶民服用上擬王公名分之不明莫此爲甚我

聖祖著爲此令其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不在是哉

○教民榜凡民間戶婚田土闘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輙便告官須經里老理斷違者不問虛

實杖六十仍發里老理斷若民自能含忍不願
告訴者不許里老風聞尋趂勾引生事違者亦
杖六十有贓重論
臣若水通曰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者小則
小理之在里老則情易得而悔易生禁生事
則其萌易除而其焰易熄一朝之忿至於忘
身及親者可免矣萬民之正有不由於此哉
○教民榜里老不但與民果決是非務要勸民爲
善其本鄉本里人民務要見丁着業出入互相
周知違者論罪
教民榜本鄉本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一

一善可稱者以實跡申

奏有司不舉者罪之有無藉刁頑挾制官府者

嚴加懲治其強刼盜賊逃軍逃囚及生事惡人

里老即須會多人擒拏送官違者責治罪

臣若水通曰鼓舞萬民之術勸懲舉措而已

矣一鄉之人善惡必不能逃其情也故責之

以勸戒於前舉措於後而賞罰行焉則民德

歸厚矣

○教民榜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父祖以來非親即

識其中年老者或父祖輩行或伯叔輩行年幼子

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不循教者許里老量

情責罰若年老者不以禮道尋生事羅織亦治
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自無爭訟
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史臣贊堯之治化而曰協和萬
邦誠使長幼有序老少相得其爲協和何如
也然堯必先明峻德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盖必有以本之也其明德
和德之學動民之道伏惟
聖明留神焉

○宣德三年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

訢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盖謂朝
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
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
御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
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臣若水通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兵出於
農有事從司馬而閱之以擊刺征伐之方無
事從司徒而訓之以事君親上之道何有軍
民之分降及後世兵農分而爲二兵出身以
衛農農出粟以養兵故當變故則崇軍旅
而輕農民當治平則重農民而蔑軍士殊

不知文武一道軍民一體而可以偏重乎

哉我

宣宗之言可以爲永鑒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六 終